

322027



奋战七寨山

老史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 版 者 的 話

1.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志願軍英雄傳”，全書共一百余萬字，介紹了64位志願軍英雄、模範和功臣在抗美援朝鬥爭中的英勇事跡。

為了適應廣大青年讀者的閱讀需要和購買能力，經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同意，本社特從全書中選出27篇文章，分別編成14冊，每冊介紹了一位或幾位英雄、模範。

2. 本書介紹了特等功、一級英雄、班長雷保森和一等功、二級英雄、坦克兵排長楊阿如的故事。

封面設計：丘 陵

山峯藏戲本

老史等著
華克雄插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奋战七崑山

老史等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1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787×1092 1/32 1 7/8印张 30,000字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

统一书号: 10009·145

定价(6)二角

目 次

奋战七峰山.....	老 史 李蔚生 (5)
英雄坦克.....	立 成 李伯屏 (32)

奮戰七峯山

老 史、李蔚生

雷保森，河南省上蔡縣人馬村人，1924年生，1948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11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歷任副班長、班長。由於第四次戰役在七峯山戰鬥中，率領全班，英勇作戰，雷毀敵坦克11輛。1953年1月4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特決定記特等功，同時授予“一級英雄”稱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一級戰士榮譽勳章。

1

夜幕罩住了299高地。朝鮮初春的冷風，吹得松枝和枯草發出簌簌的叫聲。兩棵矮松之間，有一個半掘開式的掩蔽部。敵人的夜航轟炸機，嗡嗡地從空中掠過；從議政府方向射過來的探照燈光，常常照射着山頂。南邊的一溜山包上，不時有鬼子的冷炮轟鳴。

掩蔽部外邊冷森森的，然而里边却悶熱得很。接受阻擊坦克任務的第四班，正在里边開“諸葛亮會”。班長雷保森經

腿坐在当中。他是个非常标致的小伙子：尖下巴，寬額头，兩只大眼明光閃閃。他請營里配屬來的火箭筒小組的射手黃辛田，先介紹了坦克的性能，然後動員大家說：

“……連長交代任務的時候說啦，兒子這次向北進犯，是以坦克做前導。七峯山是議政府通向瀋川去的主要制高點，而299高地是七峯山西側的一個門戶。山腰上這條公路，是鬼子坦克必經之路。我們的任務，就是不叫鬼子的坦克從這兒通過去。……大家多想想辦法。指導員說過，人多智廣，眾人是‘聖人’，誰想出來，就……”

“班長，我說！”閻銀光沒等班長說完，那滿帶童音的嗓子就叫開了。“坦克怕火，用火燒它吧……砍一堆干樹枝堆在公路上。鬼子的坦克來了，你們掩護，我去點火！”

“那叫什麼打法呢？”大個子袁德和說，“要是這樣，叫工兵來好啦！……以我看，連長是叫咱們消滅它。……咱們九個人，拿着手雷，伏在公路上。坦克來少了，三人一輛；來多了，一人一輛！”

“對，要消滅它！不消滅它，它咕拥咕拥爬過去怎麼辦！”機槍射手李雲標自從全班接受打坦克任務以後，心裡就不大好受。他覺得：坦克渾身是鋼鐵，重機槍都打不透，輕機槍更白搭。他很想把機槍交給別人，自己去參加打坦克；現在聽到袁德和的意見，真是滿心眼里同意。

王國明是個久經戰鬥的老戰士。他慢聲細語地說：

“袁德和提的那種打法，恐怕——不行吧。”

“不行？怎麼不行！坦克也是人弄的，咱們的手雷一炸，

里面的鬼子就得發憊，誰能抓住活的；還說不定他隨着坦克炸爛了哩！”

地堡里黑得誰也看不見誰臉上的表情。但是從發言中，大家卻能想像袁德和的大眼睛，一定盯着王國明。王國明呢，還是平平靜靜地說：

“我不是說不用手雷打。我是說，不能在公路上趴着等。……公路上白花花的，沒有一點偽裝，爬上幾個人，鬼子老遠就看到了。……如果那樣，只怕打不着它，反挨它的打哩。”

“打仗嗎，還怕打着！不在公路上等，在這山頭上，坦克一突過去了，連趕也趕不上。只要有勇氣，鋼鐵也化成泥！憑咱們一班人，五十顆手雷，我不信炸不毀它十輛八輛的！誰來打機槍，我去打頭一輛！”李雲傑還是極力主張到公路上去等着打。

彈藥手周士武一聽射手要去打坦克，覺得自己在山上豈不白呆；他拍了一下大腿，口吃的嘴也不口吃了：

“我也去！打一輛坦克立一大功啊！”

雷保森理解戰士們的心情——都想勇猛地干一下。他當戰士的時候，也曾經這樣過。那時他認為戰鬥中的秘訣，就是“機槍一掃，沖上去一頓手榴彈解決問題”；現在，他經受了多次戰鬥鍛鍊，加上上級的教導，更加懂得打仗要講戰術了。剛才大家的發言，在他腦子里轉了好幾個圈。他想：要消滅坦克，得想出既隱蔽又能突然接近它的辦法，最好是挖條交通溝通到公路上去。他正考慮得腦袋發脹，見大家爭着要到公路上去等着打，便發言說：

“大家的勇气都是很好的。咱們入朝那天就向祖国直了誓，……这十几天来連着写了五封請战書，各个人也写了决心書，都想戰場上立功当英雄去見毛主席。……我想，在戰場上誰也不会顧惜自己的生命的。可是，咱們是来打鬼子，不能去挨鬼子的打。連長曾經囑咐过：要反对猛一冲的思想，要根据地形多想办法……”雷保森把自己考虑的問題說了一下。随后，他用一种鼓动的口吻說：“咱們先隱蔽好，不是怕它，而是要更干脆的消灭它！好办法沒有現成的，大家要多想。誰想出好办法，也是立功的一个条件呢！”

雷保森的話，把大家的思想一下拉到正路上。掩蔽部里頓時寂靜起来。

黃辛田剛到陣地上的时候，就感覺到工事挖在山頂上容易暴露目标，还不能突然接近坦克。因为剛到这个班来，一来不好意思提出，二来也想先听听別人在这方面的意見，但是，直到現在，还是沒人提，只有班長說从山頂上往下挖交通溝。可是，那只能解决掩蔽的問題，却解决不了突然接近的問題。他活动了一下麻木的腿，臃臃腆腆地說：

“班長剛才說的办法，好是好，就是山头离公路三百多公尺，距离远。不如在靠公路的那个兩人多高的断崖上，挖条‘月牙’形的塹壕，塹壕的兩头，从崖的兩边插上公路。鬼子的坦克到了崖下，咱們分兩路出击，打前的，堵后的，打它个措手不及。……連長对299高地这个断崖不是打了个比喻，說是像个‘老虎嘴’嗎？咱們用这个‘嘴’吃掉鬼子的坦克，那多好！”

“这意見好！”王國明非常贊成黃辛田提出的办法。

其他的人也点点头，互相耳語起来。掩蔽部里像有一鍋开水，咕嘟咕嘟地發出响声。只有梁新發坐在老里边一声不响。呆了一会，他吞吞吐吐地問：

“那么山頂上的工事，就不要啦！挖了一天一夜，眼看就成了……”

“梁新發，山頂上的工事不要就不要吧！没有什么可惜的……”閻銀光說。

“对啊！”周士武在一旁結結巴巴插上嘴了，“俺們山东省有句俗語：在老虎眼皮底下，打死老虎；离老虎远远的人，被老虎吃了。你呆在山頂上的工事里，有啥用！”

梁新發又追問了一句：“那山上的工事怎么办呢？莫非叫它在山頂上明摆着？”

“这样吧，”王国明說，“把它改造成假工事。”

周士武高兴起来：“是啊，就来个‘廢物利用’吧！”

袁德和笑开了：

“哈哈……叫鬼子瞎炸瞎打炮吧！……”

大家的發言，給了雷保森極大的鼓舞，打开了他腦子里原来沒有想开的东西，补充了他沒有想到的事情。把山头上的工事，改造成假工事，这太好了。是啊！我們从汉江南岸牽着鬼子的鼻子向北扯，沿路丢下的一些空工事，曾給鬼子造成錯觉。假工事，很好！如果鬼子当真工事打了，自然保存了真工事；若是鬼子發觉是假工事，……说不定还会莽莽撞撞地走到我們埋伏地点……

雷保森想到这里，兴奋得心花开放了：

“……大家的意見很好！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問題？”

閻銀光提出了一個新問題：

“鬼子的坦克來少了，咱們可以兩頭截，打頭的打頭，打尾的打尾；鬼子的坦克來多了呢？它拉成一長串，怎么打？”

“怎么打？抹住几輛打几輛！打了抹住的，后邊的也跑不掉，接着就打后邊的！”李雲標打機槍似地把意見說出了口。

閻銀光眨了眨眼，接着又問：

“那么，等它停下來打呢？還是它跑着就打呢？它不停咋辦？”

雷保森正在考慮出擊動作、信號和如何防備鬼子的步兵。閻銀光的提問，把他的思緒岔開了。他覺得這是個值得解決的問題。是啊，斷崖那兒有個“S”形彎。連彎度算上，不過二百公尺；不算彎度，約一百公尺。鬼子坦克來少了，可以兩頭抹住消滅它；如果多了，十几輛，拉开二百多公尺，還轟隆轟隆走得很快，可怎么能行呢！

下弦月從東方升起，淡淡的一綫白光鑽進了掩蔽部。

突然，李雲標嚷起來：

“班長，這樣吧，我們機槍組設伏在公路邊上，鬼子坦克到了崖下，一打機槍，它就得停下一——鬼子最怕機槍叫啊！”

“機槍組去可不行！這是我們火箭筒組的任務呵！”火箭筒組的陳永華始終沒有發言，現在眼看別人要把任務搶去，有點着急。

“那為什麼呢？我們機槍准能叫鬼子停下來，你放心。”李雲標顯然有點急了。

陈永华解釋說：“你們機槍的任務是打坦克後邊的步兵啊！再說，坦克轟隆隆聲音很大，你們打機槍，鬼子的駕駛員，連听都听不到。”

“是啊，李同志！火箭筒是打坦克的武器，它不停下，我們的炮彈能叫它停下！”黃辛田說。

雷保森見大家又在爭任務，連忙說

“對，對，這任務由火箭筒組擔任！……李雲標，你們打步兵的任務就很艱巨哩！坦克後邊總是有步兵的。你想，把鬼子步兵壓住，可以掩護大家去打坦克，又能消滅好多鬼子。……這次全班打好了，評功少不了你們！”

李雲標覺得班長說的很有道理，便沒再說什麼，兩隻手不停地摸撫着他那挺心愛的機槍。他曾經是解放軍某團最優秀的機槍射手，在一次水上射擊中，目標和依托都是活動的，他3槍打了21環；在陸地上一次打靶中，3槍打了27環。

會議要結束了。最後，雷保森像徵求大家的意見：

“我看現在就動手修那‘月牙’溝！”

几乎是大家同聲說出：“對！現在就干！”

2

1951年3月27日拂曉，七峯山的面貌漸漸廓清了。七個山峯，蓮花瓣似的重重疊疊，一個比一個高。山坡、山麓和深峪，長着無數的高麗松和參差不齊的冬青樹。怪石沖天矗立。最西南角那個狹長的山包，就是299高地。它的西側是百公尺寬的莘川河。從議政府往北通往漣川的鐵路和公路，

紧靠河床傍着山，从它的西坡的一溜平台上穿过。由于开辟路基，山坡被切削出一个兩人多高的断崖。現在，崖上边，新增添了一条“月牙”形的塹壕。

几架敌机围着七峯山兜圈子，还不时地俯冲下来，打机枪，丢炸弹。显然，这是鬼子猛攻七峯山之前所采取的手段。

雷保森在塹壕里，观察着前方。他三天三夜沒睡覺了，兩眼網滿了紅絲。此刻，开“諸葛亮会”的情形，还在他腦子里一幕幕映过；連長交代任务时說的一些話，也还在他耳边迴响。他覺得有一种無形的东西，在他肩膀上压得很重。

按团指揮所的判断，向北进犯的鬼子將要来猛攻七峯山。天大亮了，东边响起了激烈的槍炮声。然而299高地前边，沒有鬼子的影兒。雷保森的心又疑惑又緊張。这时的心情，他自己也說不上是什么滋味。

突然，西边也傳來激烈的槍炮声。美3师企圖从莘川河西岸迂迴七峯山的左側，首先向兄弟部队进攻了。四班的战士們，眼巴巴望着河西的战斗，望着鬼子們的狼狽相，却撈不着打。

閻銀光和梁新發在嘰嘰咕咕談論什么。王国明叨着小烟袋，吧噠吧噠吸烟；那裊裊青烟，就像人們懊惱的心緒。袁德和从腰里把手雷拿下来，靠着土壁，兩眼望着天，一声不响。雷保森有多年战斗經驗，懂得必須随时保持警惕性。他在一叢枯草背后，凝神地观察前方的山溝、村庄、树林，特別是公路的南尽头——議政府方向。

下午兩点时分，西南方猛地傳来了沉重的馬达声。这声

音像电流触到了每个人，战士们都像没出飞的小燕子，从塹壕里探出头来。

松梧里庄北头，出现了黑忽忽的坦克。战士们唧咕开了：

“十輛，兩輛！这回可来啦！”

“十輛，十二輛！”

“当中还有輛吉普，說不定，有什么头头兒呢！”

“隐蔽，隐蔽！”雷保森的脸严肃得很。“王国明負責观察！都隐蔽起来，做好准备！”

塹壕里顿时紧张了。日以繼夜行軍、構築工事的疲劳，一下飞掉了。为了打起来动作輕便，袁德和脫了棉襖，挽起襯衣袖子。閻銀光把棉鞋也脫在一边，光穿着布袜子，只怕跑慢了摸不到坦克打。

“杂种們，来吧，老子叫你有来沒去！”雷保森兩眼死盯着滾滾而来的坦克行列。他自言自語地罵了一句，就动手脫下棉襖。

坦克爬到陣地前边五百多公尺的洋灰桥上，猛地停住了。領头的那輛坦克的炮塔上，鑽出一个鬼子，用望遠鏡看 299 高地。雷保森不由得縮了縮身子，暗暗吃惊地說：

“可不要發覺啊！”

鬼子的坦克又开动起来。雷保森这才放下心。他小声地然而短促地囑咐李云标：

“坦克后边有一百多鬼子。火箭筒一响，你就瞄准猛烈射击，不讓他們冲过洋灰桥。听到沒有？要把所有的力量拿出来！”

……頭兩輛坦克爬到崖下了。幾個鬼子掀開頂蓋探出頭來東張西望。

鬼子的坦克繼續向前爬進了。先頭的坦克拐過“S”形彎，很快就到了斷崖北頭，後邊的緊緊跟上來。唯有那最後的一輛——第十二輛，掉在大後邊。

就在這時候，“突！”一發火箭筒彈，打在鬼子第一輛坦克的尾巴上。

鬼子的第一輛坦克立刻停住了。後邊的坦克擠在它的屁股上。一長串坦克緊擠在崖下邊不過二百公尺長的地段上。鬼子指揮官看看彈着點，嘶叫了幾聲，好像他要急速逃脫這個地方。狗強盜們已經晚了！四班的戰士好比大鉗子的兩股鉗翅，將它們夾在斷崖下邊了。

雷保森發出出擊信號之後，提起手雷向山下飛奔。到底怎樣下的崖，他記不清了；他只記得几步就蹣到了公路上。他也顧不得考慮什麼，立刻把手雷擲在第十一輛坦克的履帶上，火光一閃，履帶嘩啦啦脫落到地上。

他迅速地把左手攥的手雷遞到右手，一扭身子，手一揚，手雷在第十輛坦克的鋼板上轟响了一聲。雷保森只覺得大地顫抖了一下，自己的身子搖了兩搖。他定定神，眼前冒金星，並且模模糊糊望見坦克的天門蓋打開了。他順手從衣袋里掏出一個手榴彈拋過去。沒等彈皮落下，他兩大步就越過了袁德和打毀的第九輛坦克，向第八輛坦克扑去。

這輛坦克的屁股上，已挨了袁德和一個手雷，只因打在稜角上，沒傷它的內部。它向前猛一開，“咣當！”撞在第七輛

